

# 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山海經圖

鹿憶鹿\*

## 摘要

明代關於《山海經》的研究有世俗化傾向，而這樣的世俗化傾向尤其表現在《山海經》的圖像化上，本文試圖從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山海經圖著手，做初步的考察。

首先，從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與《新刻羸蟲錄》看出，在萬曆年間同一年刊刻的這兩本書將山海圖一分為二，有二元構成的情形，神獸異物在《新刻山海經圖》，而諸夷異人在《新刻羸蟲錄》。證之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也是如此，〈諸夷門〉分上下兩層，上層為山海異物，下層為羸蟲異人，也是二元構成。

其次，從胡文煥所刻二書與〈諸夷門〉的刊刻用意，探討其中山海圖的地理書、旅行誌、職貢圖等意義，異物異人等異象都是為窮遠博見、格物致知的實際用途，由此肯定《山海經》的博物學特徵。

本文也引發一些思考，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山海圖是否有一個共同的母本？《羸蟲錄》一書的原貌問題？日本《異國物語》與〈諸夷門〉的比較，以及日用類書在域外的流傳諸問題。

關鍵詞：山海經、羸蟲錄、諸夷門、日用類書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Pictures of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in the Late Ming--Focusing on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a Daily Book in Years of Wan-Li**

LU YI-lu\*

### **Abstract**

In the M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became popularized and the trend was shown in the pictures of the said classics published in the Late Ming. This study will hav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n the classic by focusing on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a daily book in Years of Wan-Li.

From “New Pictures of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and “New Records of Naked-Beast” done by Wen-Huan Hu, we can find that the classics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ormer dealt with divine beasts and the latter with various barbarians. Similarly,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had done the same division.

Publishing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was to meet the purposes of the geographic books, travel logs, and tribute-offering drawings. The records of foreign people and phenomena were to obtain mor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 the sciences.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and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also show the sign of natural history in the classics.

**Key words:**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Records of Naked-Beast,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Daily Books, The Late Ming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山海經圖\*

鹿憶鹿

## 前言《山海經》的圖像化

明代關於《山海經》的研究世俗化傾向明顯，除了各種山海經刻本紛紛出現，而爲了適應通俗閱讀的要求，還出現蔣應鑄、武臨父繪圖的《山海經圖繪全像》十八卷，胡文煥《山海經圖》和嘉靖年間刻本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十八卷，萬曆二十五年（1597）堯山堂刻本《山海經釋義》十八卷、《圖》二卷，萬曆四十七年（1619）大葉堂刻本《山海經釋義》十八卷、《圖》二卷，劉會孟《評山海經》等等。這些刻本的大量出現，特別是繪圖本的出現，無疑使《山海經》進一步深入到社會各個階層之中。有學者認爲，影響較大的是王崇慶、楊慎和胡應麟的《山海經》研究，將重點放在這三人，而對胡文煥的《山海經圖》則未加著墨。<sup>1</sup> 這是筆者將《山海經圖》列爲探討重點的原因之一。

魏晉時陶潛與郭璞都見過山海經圖，可惜亡佚，後張僧繇所繪圖到宋代又已殘闕，舒雅據張的殘圖重新繪爲十卷，又亡佚，明末開始有補繪之作。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爲圖。」王崇慶《山海經釋義》附有圖一卷，《四庫總目提要》評曰：「其圖亦書肆俗工所臆作，不

\* 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意見，讓筆者未來在思考結語部份要處理的問題有更多的方向，而其中審查人提出「胡文煥是否具有華夏—漢族中心主義的思維？」，是筆者在另一論文中要討論的部份，此處不多贅述。

<sup>1</sup>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大學 2004 年博士論文，頁 111。

爲典據。」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附有圖 5 卷，分爲靈祇、異域、獸族、羽禽、鱗介 5 類，自云得之「舒雅舊稿」，而《四庫總目提要》指出：「其說影響依稀，未之敢據。」

馬昌儀教授寫過多篇相關《山海經》圖像研究的論文，她認爲明代的《山海經圖》版本包括胡文煥《山海經圖》、蔣應鑄繪圖《山海經》、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圖本、《山海經》十八卷日本刊本。馬昌儀也強調，他所見的十種明清《山海經圖》中，只有胡文煥圖本有圖有說，採用獨立成卷的合頁連式，右圖左說，一圖一說的的局面。胡文煥圖本是張僧繇、舒雅與清吳任臣等圖本之間的傳承之鍊上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中間環節。<sup>2</sup>明代的《山海經》研究，似乎不能忽視胡文煥所代表的特殊意義。

明代胡文煥刊刻《格致叢書》一向評價兩極。《四庫總目提要》譏評胡文煥《格致叢書》：「改易前人書名和卷第，且無一定數。」因爲《四庫》爲皇家事業，後來的學者多襲此說。<sup>3</sup>當然也有人肯定胡文煥的成績，如清丁申和清末鄒存淦對《格致叢書》都有過很高的評價，包括近年來對胡文煥有深入研究的王寶平教授。<sup>4</sup>根據山東圖書館所藏胡文煥萬曆三十七（1609）年所寫《格致叢書》序，其書凡 140 種，上自訓詁、小學、詩訣、文評、天文、地志、曆律、刑名，下至稗官、醫卜、老佛、邊夷、鳥獸、草木，多爲家籍，「隨得隨刻，不加銓次」。

---

<sup>2</sup> 馬昌儀：〈明刻山海經圖探析〉，《文藝研究》2001 年第 3 期，2001 年，頁 114-128。  
馬昌儀：〈明代中日山海經圖比較——對日本《怪奇鳥獸圖卷》的初步考察〉，《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第 2 期，2002 年，頁 42-49。

馬昌儀：〈山海經圖的傳承與流播〉，《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2 期，2004 年，頁 69-79。

馬昌儀：〈明清山海經圖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2005 年，頁 81-91 下轉 152。

<sup>3</sup> 王寶平：〈胡文煥叢書考辨〉，《中華文史論叢》2001 年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21-144。

<sup>4</sup> 同前註。

如果明代山海經研究有世俗化的傾向，似乎不被主流所接受的《新刻山海經圖》更能代表明代的《山海經》研究。而站在對山海經圖的研究上，胡文煥是需要被關注的。除了《新刻山海經圖》外，近年一直被討論的明代日用類書，其中〈諸夷門〉與《山海經》也一直有著分不開的葛藤。筆者試圖從這樣的角度，來了解明代相關《山海經》的圖像化情形。

## 一、《新刻山海經圖》與《新刻羸蟲錄》

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是萬曆二十一年（1593）刊本，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山海經圖刻本。此書獨立一冊，分上下兩卷。上卷收胡文煥撰《山海經圖序》、明仁和（杭州）莊汝敬（修甫）撰《山海經圖序》，有圖（附圖說）67幅；下卷有圖（附圖說）66幅，卷末有明季光盛〈跋山海經〉。

胡文煥《山海經圖序》云：

《山海經》迺晉郭璞所著，摘之爲圖，未詳其人；若校集而增補之，重繪而剞劂之，則予也。余唯郭璞實爲異人，所窮者遠，故其所見者博，所見者博，故其所著者異，苟非窮遠見博之士，非唯不足以識此，而亦且目此爲誕矣。夫有陽必有陰，有常必有變，有中國必有夷狄，有異人必有異物，此蓋理之自然，烏得目爲誕哉。

從胡文煥的序中，見到他特別強調，中國與夷狄，正如有陽有陰，有常有變，不足爲奇，更無高下之分。只是這樣的態度似難道真假，既以將夷狄視爲羸蟲，如何能不「目爲誕」？而這樣的態度延續到另一本書《新刻羸蟲錄》的編選上，另一位爲《山海經圖》寫序的莊汝敬則明白言及《羸蟲集》，強調兩書可以並觀。

故山海一圖中，多句深索遠，出耳目覩記之外，未敢深信。及取羸蟲一

書並觀，然後知窮陬僻壤之外，千態萬狀，難以形貌拘之，夫《羸蟲集》內多職貢圖，載在廣輿圖等書者可考，則其書非無據審矣。

胡版圖本為 16 開本，合頁連式，右圖左說，採用的是無背景一神一圖的格局。神怪鳥獸的順序沒有規則，既不按神、獸、鳥、蟲分類，與十八卷經文也不相配合。胡本共 133 圖，見於《山海經》的神與獸共 110 圖，有超過 20 圖的神與獸未見於《山海經》。包括兪兒、白澤、比目魚、獬豸、玄豹、世樂（鳥）、玄鶴、青熊、角獸、龍馬、獬豸、赤狸、鸞鷲、比肩獸、赤豹、如人、鼯犬、厭火獸、三角獸、和尚魚、僂耳，未見於《山海經》的這些神獸應是明代民間習見的，一般的日用類書中都能見到。

胡文煥在萬曆二十一年春天刊刻《新刻山海經圖》，同年夏天則有《新刻羸蟲錄》一書。《羸蟲錄》記海外諸國，並繪刻圖像，是考察明代海外諸國地理人物、風俗民情的重要資料。胡文煥在書前有〈羸蟲錄序〉一文，說明羸蟲與《山海經》的關聯：

天地間，人為羸蟲之長。人蓋生中國，得具體。有若麟、鳳、龜、龍之出其類，拔其萃，是謂之長，毋論已。長之外，而列羸蟲之名者，有若毛、羽、鱗、介諸蟲之為類，不一已也。苟不有以志之，何以知其類之繁？

而吾中國之人，若是其尊且貴乎？第舊本多以毛、羽、鱗、介錯雜其間，今予悉逆諸《山海經》中。而《山海經》中所有羸蟲，亦悉拔之於此，既不使非類相溷，又不使二書居重，庶免失乎甄別之歎。然此大都或昔或今經貢之國耳。

莊汝敬又在書中有一序：「天地間，人為羸蟲之長。人蓋生中國，得具體。」隱然有華夏—漢族中心主義，然正如前面所言，胡本《新刻羸蟲錄》的華夷觀並不明顯，欲說還休，不似我們後面所談的日用類書〈羸蟲錄序〉，直言「夷

狄如禽獸」。有關晚明的異域觀，筆者將在另一文獨立討論。「以物理考之，有中國必有外夷，譬之有陽必有陰」，語意與胡文煥的《山海經圖序》類似，外夷是平常存在，不必大驚小怪。

胡文煥的《新刻羸蟲錄》分三卷，每卷 40 國，合計 120 國。

卷之一：君子國、高麗國、扶桑國、日本國、大琉球國、小琉球國、女真國、暹羅國、匈奴、黑契丹、巴赤舌、包石、阿思、吾涼愛達、無連蒙古、土麻、女暮樂、阿裏車盧、屹魯國、深烈大、擺裏荒、大羅國、采牙金彪、烏衣國、後眼國、鐵東、歇祭、波利、骨利國、乞黑奚、木思奚德、方連魯蠻、訛魯、昏吾散僧、黑蒙國、占城國、盤瓠、交趾國、老撾國、紅夷國。

卷之二：三伏馱國、賓童龍國、獠木直夷、西洋國、烏伏部國、真臘國、爪哇國、道明國、近佛國、文身國、大漢國、三佛齊國、婆登國、佛囉安國、回鶻、于闐國、吐蕃、大食勿拔國、的刺普刺國、大食弼琶羅國、不刺、天竺國、注輦國、娑羅國、一首國、三身國、長人國、沙弼茶國、蒲甘國、期伽裏野國、木蘭皮國、昆侖層期國、都播國、無腹國、小人國、聶耳國、交脛國、長臂國、長腳人。

卷之三：女人國、回回國、穿胸國、巢魯果訛、結賓郎國、柔利國、羽民國、沙華公國、莆家龍、頓遜國、大閩婆國、白達國、吉慈厄國、阿薩部、滅吉裏、麻離拔國、阿黑驕、單馬令、狗國、長毛國、繳濮國、大秦國、東印度國、孝臆國、奇肱國、訶條國、眉路骨國、藏國、麻嘉國、默伽臘國、隴木節、故臨國、無臂國、大食國、三蠻國、不死國、登流眉國、訶陵國、懸渡國、烏菴國。

從以上這分目錄列出的國名，可以見出其中有一些十八卷《山海經》中的國名：君子國、高麗國、羽民國、奇肱國、穿胸國、不死國、女人國、無臂國、聶耳國、長臂國、長腳國、小人國、三首國、三身國、交脛國、柔利國、君子國、盤瓠等，而更多是《山海經》中未曾出現的異國羸蟲，而這些異國羸蟲似

乎大都是現實地理中的國名，《新刻羸蟲錄》似乎代表晚明新的地理觀，想像與實證的地理同樣受到重視。而《新刻羸蟲錄》中特別的包石、阿思、吾涼愛達、無連蒙古、大食勿拔國、大食弼琶羅國、麻離拔國、單馬令等似是實證的地理異域，在《異域志》、《三才圖會》二書都出現，在晚明的刊刻中應是不陌生的。

歷來的十八卷《山海經》到了胡文煥，明明白白「不使二書居重，庶免失乎甄別之歎」，成了《新刻山海經圖》與《新刻羸蟲錄》，名為「新刻」，實至名歸，《山海經圖》的山海異物與《羸蟲錄》的遠國異人是一種二元的構成，前書包括毛、羽、鱗、介各種神獸異物，則山海混融，聖俗難辨，後書包括遠國諸夷各種羸蟲，或為想像，或為紀實。

## 二、〈諸夷門〉的二元構成

真正對日用類書有較完整而全面性介紹的學者首推酒井忠夫，在〈元明時代の日用類書とその教育史的意義〉一文中指出，民間日用類書的普遍出現代表著庶民教育的普及與庶民文化的發展；同年的〈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一文中則概述，日用類書的淵源、種類、普遍發展的原因及其傳承意義。<sup>5</sup>

日用類書在明代萬曆年間普遍出現後，書名並不固定，變化甚多，如《萬書萃寶》、《五車拔錦》、《博覽不求人》、《三台萬用正宗》、《文林聚寶萬卷星羅》、《萬象全編不求人》、《諸書博覽》、《學海群玉》、《萬用正宗分類學府全編》、《萬書淵海》、《萬寶全書》、《便覽全書》、《萬錦全書》、《博覽全書》、《萬事不求人博考全書》、《萬珠聚囊不求人》、《一事不求人》、《搜奇全書》、《全書備考》、《積玉全書》、《龍頭一覽學海不求人》、《萬書萃錦》等等，名稱雖多，然有一共同點，即均以「萬」、「全」、「博」、「群」、「寶」等字表示此書內容豐富，家

<sup>5</sup> 酒井忠夫：〈元明時代の日用類書とその教育史的意義〉，《日本の教育史學》，1號（1958年），頁67-94；〈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見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昭和33年3月），頁39-51。



中一旦備有此書即萬事不求人，遇任何一事查書便可迎刃而解，實家中至寶。<sup>6</sup>

明代各版日用類書書名千篇一律，或「天下備覽」、「四民利用便觀」、「天下全書」、「天下通行」、「天下捷用」、「四民捷用」、「士民備覽使用」、「四民要覽」、「天下使用」、「天下民家使用」、「採精便覽」等字，顯現此種書籍之為民間各個不同階層、不同職業者所適用。

對研究《山海經》的人來說，不能忽視明代日用類書，因為其中大都含〈諸夷門〉或〈外夷門〉，包括島夷雜誌與山海異物。目前存世的萬曆年間刊刻最早的日用類書當屬《萬書萃寶》（萬曆 24，1596 年刊本），可惜此書僅殘存 1-3,12-14,31-37 卷，第五卷的諸夷門是闕的。<sup>7</sup>

尾崎勤比對了明刊的 30 種《萬寶全書》，其中都收錄有〈諸夷門〉，《萬寶全書》中的〈諸夷門〉分成上、下層，上層是動物誌（或題「山海異物」），包括神類、禽類、獸類、魚類，下層是民族誌（或題「諸夷雜誌」），收入最多的動物誌的就屬《學海群玉》和《妙錦萬寶全書》，多達 146 種。尾崎勤關注的是諸夷門上層的動物誌，因為那可能是日本《怪奇鳥獸圖卷》一書的藍本。<sup>8</sup>或者我們也可以說，上層包括神類、禽類、獸類、魚類的山海異物讓我們聯想起胡文煥本《新刻山海經圖》，而下層的諸夷雜誌則讓我們聯想胡本《新刻羸蟲錄》。

筆者以下即先以東京汲古書院出版《中國日用類書集成》14 卷，包括六種明代萬曆年間的日用類書為主，討論明代日用類書的二元構成。

一、《五車拔錦》：33 卷 10 冊，萬曆 25 年（丁酉 1597），建陽鄭世魁（雲齋）寶善堂刊。本書有序，第四為〈諸夷門〉，上層：山海異物（內神類魚蟲

<sup>6</sup>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台北：政大歷史系，2001 年 7 月）。

<sup>7</sup> 參看吳蕙芳全揭書，附錄，頁 641。

<sup>8</sup> 尾崎勤：《〈怪奇鳥獸圖卷〉と中國日用類書》，《汲古》第 45 號，2004 年 6 月，頁 68-69。

類並外夷土產)；下層：諸夷雜誌(內交趾國至七番國止俱全)。<sup>9</sup> 據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類書類」的介紹，此書全部抄自《文林摘錦》，僅易書名為《五車拔錦》。他還把此書與《萬用正宗不求人》對比，發現其刻工與後者相比差遜甚遠。<sup>10</sup> (見下圖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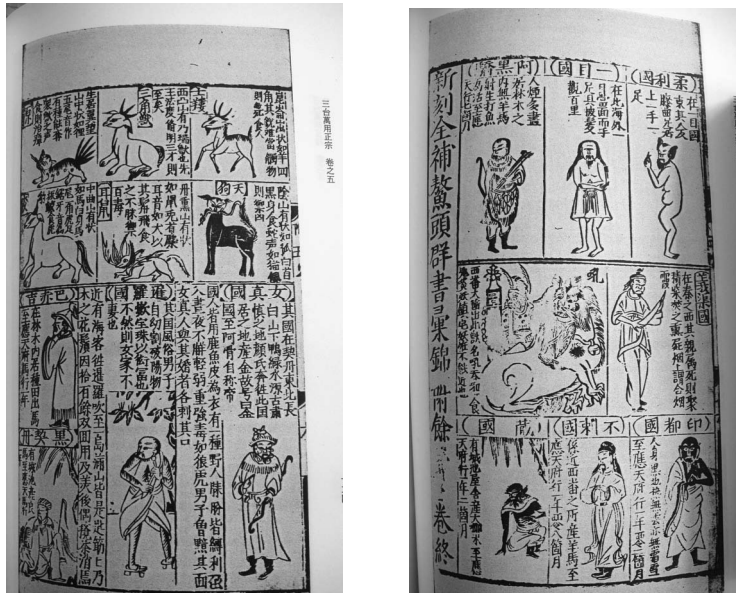
二、《三台萬用正宗》：43卷8冊，萬曆27年(己亥1599)余象斗(仰止、別名文台)雙峰堂刊。卷五〈諸夷門〉，上層：山海經異像；下層：北京校正贏蟲錄。<sup>11</sup> 此書特別的是標明山海經異像，收錄神獸異物116種，而下層又標明「北京校正贏蟲錄」。(見上圖右) 此書的編排方式較獨特，除第一頁第二頁分兩層外，有出現三層或四層情形，不過，都呈現二元構成情形，要不就上半神獸異物一層、下半贏蟲諸夷兩層，要不就上半神獸異物兩層、下半贏蟲諸夷也兩層。(見下二圖) 而由下圖也可以見到，《三台萬用正宗》在卷五〈諸夷門〉

<sup>9</sup> 東京汲古書院於1999年9月發行。

<sup>10</sup>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類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83-384。

<sup>11</sup> 東京汲古書院於2000年9月發行。

結束時有《新刻全補鰲頭群書彙錦》一書名，或許是此書的〈諸夷門〉參考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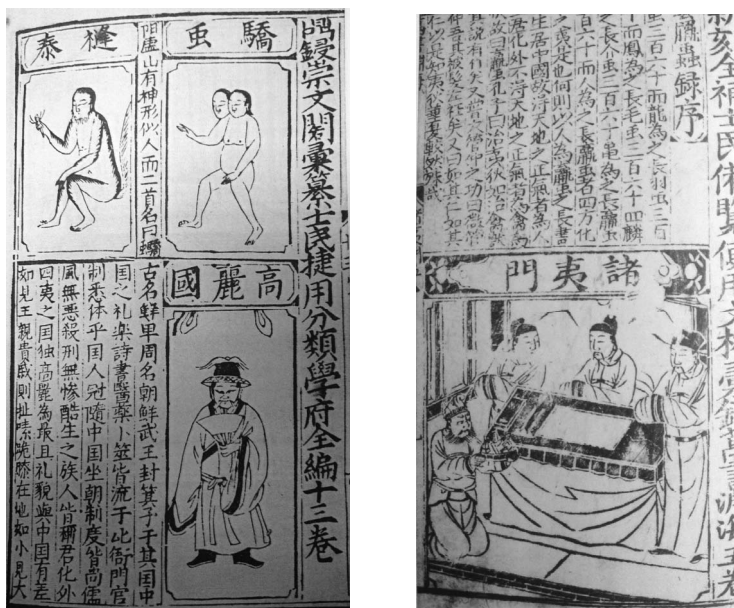


三、《萬用正宗不求人》：35 卷 12 冊，建陽，書林余文台刊。萬曆 35 年（丁未 1607），引語未記萬曆 37 年（己酉 1609）書前有序，說明彙纂成帙而名爲《學府全編》的理由：「余觀其書，天文地輿紀圖，及《山海經》、《博物志》、怪異符籙、諸夷傳、南越志、西域紀，總總林林，無不遍閱。」卷十三諸夷門將書名作爲《鼎錄崇文閣彙纂士民捷用分類學府全編》，諸夷門部分不註明山海異物與諸夷雜誌，只是按一般習慣分上下層。<sup>12</sup>（見下圖左）

四、《萬書淵海》：37 卷 6 冊，萬曆 38 年（庚戌 1610）楊湧泉（欽齋）清白堂刊。卷五諸夷門。上層：羸蟲錄序、山海異物、神禽獸魚、外夷土產；下層：諸夷雜誌、夷人圖像、外夷雜說、外國風俗。<sup>13</sup>（見下圖右）

<sup>12</sup> 東京汲古書院於 2003 年 5 月發行。

<sup>13</sup> 東京汲古書院於 2001 年 4 月發行。



五、《妙錦萬寶全書》：38 卷 10 冊，萬曆 40 年（壬子 1612）建陽 劉雙松安正堂刊。卷四諸夷門。上層：嬴蟲錄序、山海異物、神禽獸魚、外夷土產；下層：嬴蟲錄志、諸夷圖像、外夷雜說、外國風俗。《嬴蟲錄序》上半部分與《萬書淵海》序同，下半有異。<sup>14</sup>（見下圖右）

六、《五車萬寶全書》：34 卷 8 冊，萬曆 42 年（甲寅 1614）封面做徐筆洞精纂，存仁堂梓。內文做豫章羊城徐企龍編輯，古閩書林樹德堂梓行。本書書名目錄為《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卷一天文門的書名做《新刻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因此汲古書院出版將書名做《五車萬寶全書》；其實，卷四諸夷門的書名做《鼎鏗龍頭一覽學海不求人》，由此似可見日用類書東抄西抄的情形。卷四諸夷門分上下層：嬴蟲錄志、諸夷圖像、外夷雜說、風俗土產、山海異物。《嬴蟲錄序》與上記《萬書淵海》及《妙錦萬寶全書》之序後半有不同。序中提出《嬴蟲》一書的作者為闕氏。<sup>15</sup>（見下左圖）

<sup>14</sup> 東京汲古書院於 2004 年 10 月發行。

<sup>15</sup> 東京汲古書院於 2001 年 11 月發行。



筆者另外比對汲古書院未收的《萬卷星羅》，萬曆 28 年（1600）刊本，徐會瀛輯，書林余獻可刻。此書應是參考《五車拔錦》，有關其中的山海異物全部雷同，都為 127 種，而順序也完全一致。《萬卷星羅》全名為《新鐫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共 39 卷，卷十為諸夷門，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影印出版。

筆者也比對《學海群玉》一書，此書全名為《新刊翰苑廣記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共 40 卷，卷十為諸夷門，萬曆 35 年（1607）刊本，京南武緯子撰、補訂，閩建熊冲字梓行，潭陽熊式種德堂刊。有一篇〈贏蟲錄序〉，與《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所見的〈贏蟲錄序〉大抵相似，尤其是與《妙錦萬寶全書》的序只差一字而已，以下即是《學海群玉》的〈贏蟲錄序〉：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贏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贏蟲者，四方化外之夷是也。何則以人為贏蟲之長？書曰：生居中國，

故得天地之正氣者爲人，生居化外，不得天地之正氣者爲禽爲獸。故曰羸蟲。孔子曰：治夷狄如治禽獸，其說有自矣。原其無倫理綱常，尚戰聞輕生樂死，虎狼之性也。貪貨利，好淫僻，塵塵之行也，故與人之性情，實相遙矣。

由胡文煥與《學海群玉》的兩篇〈羸蟲錄序〉看來，二者都將毛、羽、鱗、介或鱗、羽、毛、介與羸蟲分開討論，順序或許略有不同，二元構成的情形並無差異，羸蟲獨立，或是「經貢之國」，不使非類相溷，或爲「夷狄」，與人之性情實相遙。

從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觀察，發現編排通常分爲兩層，當然也有三層、四層的情形，而即使是三層、四層，也有二元構成的情況，上半部是神獸異物，下半部是羸蟲異國。我們也許不能說日用類書受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與《新刻羸蟲錄》的影響，卻似乎能窺出，萬曆年間的山海圖有明顯的二元結構方式，將山海異物與諸夷雜誌分開，各自獨立。胡文煥與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編排方式都呈現這個特點。

另外，我們也觀察到，〈諸夷門〉的神獸異物都在上層，而羸蟲都在下層。除非是羸蟲太多，而神獸所居還有空間，則出現也有羸蟲在上層的情形，如《三台萬用正宗》的〈諸夷門〉是個例外。也許，要進一步思考，〈諸夷門〉的二元構成更多了一分「神物」與「羸蟲」的界線？聖俗有別？神人殊途？〈羸蟲錄序〉出現的「治夷狄如治禽獸」，未曾出現在胡本的〈羸蟲錄序〉中，我們似乎可以臆測，胡文煥山海圖的二元構成沒有神物在上而羸蟲如禽獸居下層的區別。

### 三、《山海經》的博物學特徵

蔡元培 1901 年 10 月在〈學堂教科論〉一文中，說明博物學包括全體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地質學）。爲什麼包括生理學呢？蔡元培解

釋：「自植物而動物，自動物而人，其形態有逐漸改良之跡，故以全體學屬博物，而生理學則通人身、動、植言之。」<sup>16</sup> 現代的博物學概念，包含指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生理學，是從日本轉譯而來的西方知識分類概念。

中國早期的博物學概念與西方不同。題為晉人張華（232-300年）所著的《博物志》首次提出「博物」概念，《博物志》十卷，卷一開宗明義：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務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鑑焉。

卷二則包括「外國」、「異人」、「異俗」、「異產」，卷三包括「異獸」、「異鳥」、「異蟲」、「異魚」、「異草木」，卷四包括「物性」、「物理」、「物類」、「藥物」、「藥論」、「食忌」、「藥術」、「戲術」，卷五包括「方土」、「服食」、「辯方土」，卷六包括「人名考」、「文籍考」、「地裡考」、「典禮考」、「樂考」、「服飾考」、「器名考」、「物名考」、卷七「異聞」，卷八「史補」，卷九「雜說上」，卷十「雜說下」。

《博物志》廣涉五方地理、動植物產、風土人物、方術服食、器物典樂等各方面，可見所謂「博物」之涵蓋，可看出作者所謂的博物是一個以地理分域為基礎的完整結構。<sup>17</sup> 值得注意的是，《博物志》中《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都是博物學的範疇。而同時代的郭璞（268-324）所寫《爾雅·序》則將「博物」與「多識」相提並論：「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

<sup>16</sup>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334-335。

<sup>17</sup> 朱淵清：〈魏晉博物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5期，2000年9月，頁46-47。

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sup>18</sup> 多識於鳥獸草木蟲魚正是儒家的博物學主張。

中國的博物學思想似乎在先秦就已萌芽，經過秦漢時期的初步發展，到魏晉南北朝，形成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並出現興盛的局面。<sup>19</sup> 學者認為，魏晉博物學的興起是中國傳統知識累積的結果，張華、郭璞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而傳統各種學術中對博物學形成影響最大的是名物學、地志學、農學、本草學、圖學等。魏晉博物學具實用、志異和知識累積的特徵。<sup>20</sup>

或以為魏晉博物學的興起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廣大新地域的開發，特別是南方地區的開發，為魏晉博物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波瀾壯闊的民族遷徙和融合的浪潮，使博物學家的眼界不再僅僅侷限在華夏文明圈內，對其他民族的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頻繁的對外交往，殊方異物大量湧現，使博物學內容更加豐富。<sup>21</sup>

葛兆光認為，古代中國有一種傳統，儘管主流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把記載各種異怪奇珍知識不當回事，但是他們也不排除這些知識，把它當作博聞多識之途徑，像《博物志》和後來很多的類書，都在盡可能地蒐羅各種文獻的記載，在它們良莠不分有聞必錄的彙編中，有各種或真或假的異域記載，也在後來充當著真實的或想像的資源；還有半神話半博物的《山海經》，提供了各種神奇想像的資源。<sup>22</sup> 半神話半博物的《山海經》到了晚明胡文煥成了二元構成的《山

---

<sup>18</sup> 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567。

<sup>19</sup> 孫輝：〈魏晉博物學興起原因探析〉，《許昌學院學報》第26卷第4期，2007年，頁29。

<sup>20</sup> 朱淵清：〈魏晉博物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5期，2000年，頁43。

<sup>21</sup> 孫輝：〈魏晉博物學興起原因探析〉，《許昌學院學報》第26卷第4期，2007年，頁29。

<sup>22</sup> 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345-369。



海經圖》，一半是山海異物，一半是羸蟲異人。

半神話半博物物的《山海經》使得歷來學者對此書的理解詮釋極為分歧，或以為地理書，或以為巫書，或以為神話。而到了晚明，胡文煥與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編排方式，顯現《山海經》的實用取向博物學象徵意義。

江紹原認為《山海經》的確志「怪」，怪的動植物、怪人怪神，但這一切的怪各有確定的山河為其生活場所。此書似乎是備人實地使用，而以山為本的地理書和旅行指南，不是眩奇眩博，聊供人做談笑之資的「小說」。<sup>23</sup> 其實，漢劉秀的意見就是如此：「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他進一步說明讀《山海經》，「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天下之至頤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不可惑焉。」而宋淳熙七年（1180）池陽郡齋尤袤刻本的〈山海經序〉也說：「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鑑之哉！」<sup>24</sup> 《山海經》似乎早就被當成一本博物學代表作。

胡文煥與莊汝敬都強調《山海經》的實用博物學意義，由他們二人所寫的序可見一斑：

識者謂是書八荒盡歸於一帙，山海不越于門庭，出則可為窮遠之助，處則可為博見之資，矧皇輿一統，萬國來庭，江湖廊廟，士所當必識哉！

（《新刻山海經圖》胡序）

然則此圖固可識天地之大，造物者之無盡藏，亦未必非士君子搜奇博遠之一助也。或者約：「此書怪也。」夫山海圖而係之經。經，常也。是亦廣生並載之常也。怪果云乎哉！（《新刻山海經圖》莊序）

<sup>23</sup> 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影印，1989年），頁14。

<sup>24</sup> [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山海經》十八卷，《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4月），第1卷。

矧當今聖天子在上，與書一統，海不揚波。觀是書者，不特望其有登泰遊海之見，而深望其思有以長之也。（《新刻羸蟲錄》胡序）

方神之名，太公識之；萍實之異，尼父辨焉者。此猶聖人所不廢，孰謂是書非博遠者之一助歟！觀者鑒之。（《新刻羸蟲錄》莊序）

為何會有圖？是一種地圖的意義，是一種職貢圖。職貢說法有跡可考，如前文提到的莊汝敬《山海經圖序》就明白地宣告著：「《羸蟲集》內多職貢圖。」胡文煥的序則說《羸蟲錄》一書「大都或昔或今經貢之國耳」。在日用類書的〈諸夷門〉，圖成了存形不可或缺的關鍵，圖也成為影響《山海經》成為博物學象徵的一大因素。

鄭樵《通志·圖譜略》稱圖為「索象」：

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sup>25</sup>

《歷代名畫記》卷一：「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又引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sup>26</sup> 圖與書互為表裏，在晚明發揮到極致。

《山海經》可能是地理書，可能是旅行誌，可能是職貢圖，《山海經》是博物學的書。按胡文煥與莊汝敬說法，是「士君子搜奇博遠之用」，可以窮遠博見的寶書。而劉秀所謂「考禎祥變怪之物」在〈諸夷門〉上層，「見遠國異

<sup>25</sup> [宋]鄭樵：《通志·圖譜略第一·索象》，收錄於楊家駱主編、劉雅農總校：《世界文庫·四部刊要·史學叢書》第1集第2冊（台北：世界書局，1957年），頁729。

<sup>26</sup>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53冊，藝術類（台北：新文豐，1985年），頁15。

人之謠俗」在〈諸夷門〉下層，成了二元構成的博物學著作。

## 小結

胡文煥《格致叢書》讓人想到朱熹，他的「格物致知」預示著萬物皆有其理。而學者認為，南宋後，「格物致知」成了一個流行術語，為文人借用，成為討論認識事物多樣性的合適方法。晚明日用類書對「格致」的關注點，開始從成聖之途，轉向更嚴謹地擴充所有知識的方法論的途徑。而胡文煥的《格致叢書》，成為從中國古代到當下的有關經典的、歷史的、制度的、民俗的、醫藥的與技藝作品的晚明知識倉庫。胡文煥的叢書裡第一本書就是博物學著作，《山海經》。<sup>27</sup> 胡文煥《格致叢書》與日用類書似乎代表了晚明鄉土文本知識在各個領域的累積性敘述，可以一併考察。

本文只是有關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新刻羸蟲錄》與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的初步考察，由胡文煥模式與〈諸夷門〉思考山海圖的二元構成，思考《山海經》的博物學特徵。

筆者在檢視資料的過程中，引發許多由此文而來的問題。首先，神獸異物、遠國異人到了晚明，與十八卷本《山海經》異同如何？鄭和下西洋，西方傳教士東來，福建刻書業與晚明的海外貿易，都使得明人的地理觀有了重新的詮釋。胡文煥《新刻羸蟲錄》與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都增加了紀實的成分，紀實與想像的海外異域同樣受到重視，到了晚明，《山海經》成了名副其實博聞多識的博物學專著。

關於日本江戶時期的《怪奇鳥獸圖卷》，馬昌儀比較了此書與胡本《新刻山海經圖》關係，而尾崎勤認為〈諸夷門〉中山海異物應是《怪奇鳥獸圖卷》的藍本，也提到《事林廣記》可能是動物誌的濫觴，因為其中的獸畜類有山海

<sup>27</sup> [美] Benjamin Elman: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hors série, 2007。《學術月刊》第41卷5月號有中譯。

異物。只是尾崎勤未進一步討論《事林廣記》的方國類，南宋陳元靚所編的這本類書在方國類都有島夷雜誌。然而，我們要思索的是，這些山海異物圖是否可能還有一個共同的母本？畢竟現存的《事林廣記》都是有文無圖的版本。<sup>28</sup>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日用類書〈諸夷門〉起首常有〈羸蟲錄序〉，《羸蟲錄》是一本什麼樣的書？何以從嘉靖 12 年（1533）陳侃描寫他出使琉球的見聞以後<sup>29</sup>，此書的書名就與《大明一統紀》等官方出版的書出現在各種《使琉球錄》的書中？異域看來不只記憶，不只想像，也是一種觀看的方式，我者與他者，是一種對照，中國之外的別人，是異域羸蟲。

胡文煥的《新刻羸蟲錄》是萬曆 21 年（1593）版本，東京成篁堂文庫藏有嘉靖 29 年（1550）的靜德堂刊本《羸蟲錄》。<sup>30</sup>《羸蟲錄》的作者原題元周致中所著，據傳後人重編時改題《異域志》。現在能夠見到的傳本，只有明周履靖收集在他所編《夷門廣牘》中的、萬曆 25 年荊山書林刊行的《夷門廣牘》二卷本，也是能夠見到最早的刻本。<sup>31</sup>最早的《羸蟲錄》原貌如何？與《羸蟲錄》此書相關的諸多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

日本還有一本刊於萬治元年（1658）的《異國物語》，包含日本國在內，收錄有 138 圖。<sup>32</sup>《異國物語》與《妙錦萬寶全書》〈諸夷門〉的羸蟲錄 139 圖相較，只少了「訶條國」一圖。《異國物語》的文字說明以假名草子體寫成，這樣的方式與《怪奇鳥獸圖卷》的書寫情形一樣，似可一併觀察，日本的山海圖也是一種二元構成的形式，《怪奇鳥獸圖卷》繪寫山海異物，《異國物語》繪寫遠國異人。《異國物語》的相關問題也是將來著力的方向。

<sup>28</sup> 筆者依據之版本為北京市中華書局 1999 年出版之《事林廣記》。

<sup>29</sup> 陳侃：《使琉球錄》，《台灣文獻叢刊》第 287 種，臺灣大通書局，1957 年。

<sup>30</sup> 現藏於東京お茶の水圖書館，為德富蘇峰舊藏，原本為壬辰倭亂時得自朝鮮。參看三浦國雄：『萬寶全書』諸夷門小論，《漢學會誌》44 號，2005 年。

<sup>31</sup> 陸峻嶺：《異域志·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2-4。

<sup>32</sup> 收於《假名草子集成》第 4 卷（東京：東京堂，1983 年）及《古典文庫》第 588 冊（東京：古典文庫，1995 年）。

筆者另外也從學者的論文中得知，C.R.Box 收藏的 1590 年所謂馬尼拉手稿中，發現相關山海圖，推測是西班牙人委託福建人據中國日用類書所畫的。<sup>33</sup> 經過初步比對，與胡文煥或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確有相似之處，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所引發的問題還很多，筆者擬另文一一討論。特別要感謝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意見，讓筆者未來在思考結語部分要處理的問題時有更多的憑藉。

---

<sup>33</sup> 李毓中：〈理解與想像：華人、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建構的十六世紀東亞世界初探〉，澳門理工學院《明清時期的中國與西班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0 月。

